

萧 枫 主编

文白对照 全注全译

资治通鉴

延边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册

第七十四卷	魏纪六	明帝景初二年至邵陵厉公正始六年(238至245年)	(1587)
第七十五卷	魏纪七	邵陵厉公正始七年至嘉平四年(246至252年)	(1610)
第七十六卷	魏纪八	邵陵厉公嘉平五年至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3至255年)	(1635)
第七十七卷	魏纪九	高贵乡公甘露元年至元帝景元二年(256至261年)	(1656)
第七十八卷	魏纪十	元帝景元三年至咸熙元年(262至264年)	(1679)
第七十九卷	晋纪一	武帝泰始元年至八年(265至272年)	(1700)
第八十卷	晋纪二	武帝泰始九年至咸宁五年(273至279年)	(1726)
第八十一卷	晋纪三	武帝太康元年至九年(280至288年)	(1748)
第八十二卷	晋纪四	武帝太康十年至惠帝元康八年(289至298年)	(1771)
第八十三卷	晋纪五	惠帝元康九年至永康元年(299至300年)	(1792)
第八十四卷	晋纪六	惠帝永宁元年至太安元年(301至302年)	(1811)
第八十五卷	晋纪七	惠帝太安二年至永兴元年(303至304年)	(1830)
第八十六卷	晋纪八	惠帝永兴二年至怀帝永嘉二年(305至308年)	(1852)
第八十七卷	晋纪九	怀帝永嘉三年至五年(309至311年)	(1874)
第八十八卷	晋纪十	怀帝永嘉六年至愍帝建兴元年(312至313年)	(1898)
第八十九卷	晋纪十一	愍帝建兴二年至四年(314至316年)	(1921)
第九十卷	晋纪十二	元帝建武元年至太兴元年(317至318年)	(1946)
第九十一卷	晋纪十三	元帝太兴二年至四年(319至321年)	(1965)
第九十二卷	晋纪十四	元帝永昌元年至明帝太宁元年(322至323年)	(1985)
第九十三卷	晋纪十五	明帝太宁二年至成帝咸和二年(324至327年)	(2007)
第九十四卷	晋纪十六	成帝咸和三年至六年(328至331年)	(2030)
第九十五卷	晋纪十七	成帝咸和七年至咸康三年(332至337年)	(2054)
第九十六卷	晋纪十八	成帝咸康四年至七年(338至341年)	(2077)
第九十七卷	晋纪十九	成帝咸康八年至穆帝永和三年(342至347年)	(2102)
第九十八卷	晋纪二十	穆帝永和四年至六年(348至350年)	(2127)
第九十九卷	晋纪二十一	穆帝永和七年至十年(351至354年)	(2149)
第一百卷	晋纪二十二	穆帝永和十一年至升平三年(355至359年)	(2174)
第一百零一卷	晋纪二十三	穆帝升平四年至海西公太和三年(360至368年)	(2200)
第一百零二卷	晋纪二十四	海西公太和四年至五年(369至370年)	(2226)

第一百零三卷	晋纪二十五	简文帝咸安年至孝武帝宁康三年(371 至 375 年)	(2249)
第一百零四卷	晋纪二十六	孝武帝太元元年至七年(376 至 382 年)	(2271)
第一百零五卷	晋纪二十七	孝武太元八年至九年(383 至 384 年)	(2297)
第一百零六卷	晋纪二十八	孝武帝太元十年至十一年(385 至 386 年)	(2322)
第一百零七卷	晋纪二十九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至十六年(387 至 391 年)	(2347)
第一百零八卷	晋纪三十	孝武帝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392 至 396 年)	(2370)
第一百零九卷	晋纪三十一	安帝隆安元年(397 年)	(2396)
第一百一十卷	晋纪三十二	安帝隆安元二年(398 年)	(2416)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七十四卷

魏纪六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戊午、238)

春,正月,帝召司马懿于长安,使将兵四万讨辽东。议臣或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也。”帝谓懿曰:“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对曰:“渊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东拒大军⁽¹⁾,其次也;坐守襄平⁽²⁾,此成禽耳。”帝曰:“然则三者何出?”对曰:“唯明智能审量彼我,乃豫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孤远,不能支久,必先拒辽水,后守襄平也。”帝曰:“还往几日?”对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公孙渊闻之,复遣使称臣,求救于吴。吴人欲戮其使,羊道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形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吴主曰:“善!”乃大勒兵谓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³⁾,必与弟同休戚。”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

帝问于护军将军蒋济曰:“孙权其救辽东乎?”济曰:“彼知官备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则非力所及,浅入则劳而无获;权虽子弟在危,犹将不动,况异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扬此声者,谄其行人,疑之

于我,我之不克,冀其折节事已耳。然沓渚之间⁽⁴⁾,去渊尚远,若大军相守,事不速决,则权之浅规,或得轻兵掩袭,未可测也。”

帝问吏部尚书卢毓:“谁可为司徒者?”毓荐处士管宁。帝不能用,更问其次,对曰:“敦笃至行,则太中大夫韩暨;亮直清方,则司隶校尉崔林;贞固纯粹,则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韩暨为司徒。

汉主立皇后张氏,前后之妹也。立王贵儿子璇为皇太子,瑶为安定王。

大司农河南孟光问太子读书及情性好尚于秘书郎郗正,正曰:“奉亲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风;接待群僚,举动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户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智谋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欢,既不得妄有施为;智谋藏于胸怀,权略应时而发,此之有无,焉可豫知也!”光知正慎宜,不为放谈,乃曰:“吾好直言,无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意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强致也。储君读书,宁当效吾等竭力博识以待访问,如博士探策讲试以求爵位邪!当务其急者。”正深谓光言为然。正,俭之孙也。

吴人铸当千大钱。

夏,四月,庚子,南乡恭侯韩暨卒。

庚戌,大赦。

【注释】

(1)辽东:疑作“辽水”。(2)襄平:县名,在今辽宁辽阳。(3)简书:指告急的文书。(4)沓渚:地名,今地不详。

六月,司马懿军至辽东,公孙渊使大将军卑衍、杨祚将步骑数万屯辽隧⁽¹⁾,围堑二十余里。诸将欲击之,懿曰:“贼所以坚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堕其计。且贼大众在此,其巢窟空虚;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张旗帜,欲出其南,衍等尽锐趣之。懿潜济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诸军进至首山⁽²⁾,渊复使衍等逆战,懿击,大破之,遂进围襄平。

秋,七月,大霖雨,辽水暴涨,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雨月余不止,平地水数尺,三军恐,欲移营,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懿皆不听。司马懿曰:“昔攻上庸⁽³⁾,八部俱进,昼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懿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围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失半而克,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朝廷闻师遇雨,咸欲罢兵。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禽渊可计日待也。”

雨霁,懿乃合围,作土山地道,楯橹钩冲,昼夜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八月,渊使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解围却兵,当君臣面缚。懿命斩之,檄告渊曰:“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

等欲孤解围退舍,岂得礼哉!二人老耄,传言失指,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渊复遣侍中卫演乞克日送任⁽⁴⁾,懿谓演曰:“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但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壬午,襄平溃,渊与子修将数百骑突围东南走,大兵急击之,斩渊父子于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诛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余人,筑为京观⁽⁵⁾。辽东、带方⁽⁶⁾、乐浪⁽⁷⁾、玄菟四郡皆平。

渊之将反也,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谏,渊皆杀之,懿乃封直等之墓,显其遗嗣,释渊叔父恭之囚。中国人欲还旧乡者,恣听之。遂班师。

初,渊兄晃为恭任子在洛阳,先渊未反时,数陈其变,欲令国家讨渊;及渊谋逆,帝不忍市斩,欲就狱杀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窃闻晃先数自归,陈渊祸萌,虽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马牛之忧⁽⁸⁾,祁奚明叔向之过⁽⁹⁾,在昔之美义也。臣以为晃信有言,宜贷其死;苟自无言,便当市斩。今进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闭著圜墙,使自引分,四方观国,或疑此举也。”帝不听,竟遣使赏金屑饮晃及其妻子,赐以棺衣,殡斂于宅。

九月,吴改元赤乌。

【注释】

(1)辽隧:地名,在今辽宁辽中。(2)首山:山名,在今辽宁辽阳西南。(3)上庸:县名,在今湖北竹山。(4)任:人质,一般以儿子为人质,又叫任子。(5)京观:把尸体堆积起来,用土封成山丘,叫做京观。以此显示战胜者的威风。(6)带方:郡名,治所在今朝鲜开城。(7)乐浪:郡名,在今朝鲜平壤。玄菟:郡名,在今辽宁辽阳。(8)仲尼亮司马牛之忧:司马牛因其兄宋国司马桓魋凶恶而忧愁,孙子安慰他:“只要问心无愧,便无忧无惧。”参见《论语·颜渊》篇。(9)祁奚明叔向之过:羊舌虎犯罪,其弟羊舌肸(即叔向)被捕,祁奚对范宣子说:“管叔、蔡叔叛乱被杀,而他兄长周公却辅

助周王。怎么能因羊舌虎而杀掉栋梁之材叔向呢”范宣子等人于是赦免了叔向。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吴步夫人卒。

初,吴主为讨虏将军,在吴^①,娶吴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贱,吴主令徐氏母养之。徐氏妬,故无宠。及吴主西徙,徐氏留处吴;而临淮步夫人宠冠后庭,吴主欲立为皇后,而群臣议在徐氏,吴主依违者十余年。会步氏卒,群臣奏追赠皇后印绶。徐氏竟废,卒于吴。

吴主使中书郎吕壹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因此渐作威福,深文巧诋,排陷无辜,毁短大臣,纤介必闻。太子登数谏,吴主不听,群臣莫敢复言,皆畏之侧目。

壹诬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谤讪国政,吴主怒,收嘉,系狱验问。时同坐人皆畏怖壹,并言闻之。侍中北海是仪独云无闻,遂见穷诘累日,诏旨转厉,群臣为之屏息。议曰:“今刀锯已在臣颈,臣何敢为嘉隐讳,自取夷灭,为不忠之鬼!顾以闻知当有本末。”据实答问,辞不倾移,吴主遂舍之;嘉亦得免。

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壹乱国,每言之,辄流涕。壹白丞相顾雍过失,吴主怒,诘责雍。黄门侍郎谢宏语次问壹:“顾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宏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宏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语近之也。”宏曰:“潘太常常切齿于君,但道无因耳。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壹大惧,遂解散雍事。潘浚求朝,诣建业,欲尽辞极谏,至,闻太子登已数言之,而不见从;浚乃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壹密闻知,称疾不行。

西陵督步騭上疏曰:“顾雍、陆逊、潘浚,志在竭诚,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课其殿最。此三

臣思虑不到则已,岂敢欺负所天乎!”

左将军朱据曲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据哀其无辜,厚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吴主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日,典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吴主大感悟,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

丞相雍至廷尉断狱,壹以囚见。雍和颜色问其辞状,临出,又谓壹曰:“君意得无欲有所道乎?”壹叩头无言。时尚书郎怀叙面詈辱壹,雍责叙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有司奏壹大辟,或以为宜加焚裂,用彰无恶。吴主以访中书令会稽阚泽,泽曰:“盛明之世,不宜复有此刑。”吴主从之。

壹既伏诛,吴主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礼还,复有诏责诸葛瑾、步騭、朱然、吕岱等曰:“袁礼还云:‘与子瑜、子山、义封、定公相见,并咨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之怅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措,何能悉中?独当已有以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此乎?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公私分计足用相保,义虽君臣,恩犹骨肉,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子管子何如耳!”

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卫臻为司徒,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

十二月,汉蒋琬出屯汉中^②。

乙丑,帝不豫。

辛巳，立郭夫人为皇后。

初，太祖为魏公，以赞令刘放、参军事孙资皆为秘书郎⁽³⁾。文帝即位，更名秘书曰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遂掌机密。帝即位，尤见宠任，皆加侍中、光禄大夫，封本县侯⁽⁴⁾。是时，帝亲览万机，数兴军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会议，常令决其是非，择而行之。中护军蒋济上疏曰：“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莫不祇肃。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权在下，则众心慢上，势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无忘之于左右，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恍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毁誉，必有所兴，功负赏罚，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因微而入，缘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复猜觉。此宜圣智所当早闻，外以经意，则形际自见；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适以闻。臣窃亮陛下潜神默思，公听并观，若事有未尽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将改曲易调，远与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绩，岂牵近习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当有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则有弄权败官之敝。当今柱石之士虽少，至于行称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职，可并驱策，不使圣明之朝有专吏之名也！”帝不听。

及寝疾，深念后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为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与燕王宇善，故以后事属之。

刘放、孙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曰：“此亦久矣，其

能复几！”放、资惧有后害，阴谋间之。燕王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谁可任者？”时惟曹爽独在侧，放、资因荐爽，且言：“宜召司马懿与相参。”帝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对。放蹶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帝从放、资言，欲用爽、懿，既而中变，敕停前命；放、资复入见说帝，帝又从之。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为大将军。帝嫌爽才弱，复拜尚书孙礼为大将军长史以佐之。

是时，司马懿在汲⁽⁵⁾，帝令给使辟邪赍手诏召之⁽⁶⁾。先是，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轺关西还长安⁽⁷⁾，事已施行。懿斯须得二诏，前后相违，疑京师有变，乃疾驱入朝。

【注释】

(1)吴：吴郡，在今江苏苏州。(2)汉中：郡名，治所在今陕西汉中。(3)赞：县名，在今河南永城。(4)本县：刘放是方城县（在今河北固安）人，孙资是中都县（在今山西榆次）人。(5)汲：县名，在今河南汲县。(6)辟邪：给使的别名。(7)轺关：关塞名，在今河南济源北太行山中。

三 年（己未、239）

春，正月，懿至，入见，帝执其手曰：“吾以后事属君，君与曹爽辅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乃召齐、秦二王以示懿，别指齐王芳谓懿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懿颈。懿顿首流涕。是日，立齐王为皇太子。帝寻殂。

帝沈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简功能，屏绝浮伪。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

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

孙盛论曰: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¹⁾,政自己出。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²⁾,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岁;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马懿侍中,假节钺⁽³⁾,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⁴⁾。诸所兴作宫室之役,皆以遗诏罢之。

爽、懿各领兵三千人更宿殿内,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访,不敢专行。

初,并州⁽⁵⁾刺史东平⁽⁶⁾毕轨及邓飏、李胜、何晏、丁谧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贵,趋时附势,明帝恶其浮华,皆抑而不用。曹爽素与亲善,及辅政,聚加引擢,以为腹心。晏,进之孙;谧,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为重权不可委之于人。丁谧为爽画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爽从之。二月,丁丑,以司马懿为太傅,以爽弟羲为中领军、训为武卫将军、彦为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闕,贵宠莫盛焉。

爽事太傅,礼貌虽存,而诸所兴造,希复由之。爽徙吏部尚书卢毓为仆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轨为司隶校尉。晏等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黄门侍郎傅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躁,铄巧好利⁽⁷⁾,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于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卢毓为廷尉,毕轨又枉奏毓免官,众论多讼之,乃复以为光禄勋。孙礼亮直不挠,爽心不便,出为扬州刺史。

三月,以征东将军满宠为大尉。

夏,四月,吴督军使者羊道击辽东守将,俘人民而去。

汉蒋琬为大司马,东曹掾犍为杨戏,素性简略,琬与言论,时不应答。或谓琬曰:“公与戏言而不应,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⁸⁾,古人所诫。戏欲赞吾是邪,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督农杨敏尝毁琬曰:“作事愤愤,诚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请推治敏,琬曰:“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乞问其愤愤之状,琬曰:“苟其不如,则事不理,事不理,则愤愤矣。”后敏坐事系狱,众人犹惧其必死,琬心无适莫⁽⁹⁾,敏得免重罪。

秋,七月,帝始亲临朝。

八月,大赦。

冬,十月,吴太常潘浚卒。吴主以镇南将军吕岱代浚,与陆逊共领荆州文书。岱时年已八十,体素精勤,躬亲王事,与逊同心协规,有善相让,南土称之。

十二月,吴将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¹⁰⁾,自称平南将军,攻零陵、桂阳⁽¹¹⁾,摇动交州诸郡⁽¹²⁾,众数万人。吕岱自表辄行,星夜兼路,吴主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诸将唐咨等络绎相继,攻讨一年,破之,斩式及其支党,郡县悉平。岱复还武昌⁽¹³⁾。

吴都乡侯周胤将兵千人屯公安,有罪,徙庐陵⁽¹⁴⁾;诸葛瑾、步骖为之请。吴主曰:“昔胤年少,初无功劳,横受精兵,爵以侯将,盖念公瑾以及于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后告谕,曾无悔改。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还,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间,苟使能改,亦何患乎!”

瑜兄子偏将军峻卒,全琮请使峻子护领其兵。吴主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闻峻亡,仍欲用护。闻护性行危险,用之适为作祸,故更止之。孤念公瑾,岂有已哉!”

十二月，诏复以建寅之月为正。

【注释】

(1)方任：此指让曹休镇守淮南，曹真镇守关中，司马懿屯守宛城。(2)维城之基：原意指连结城垣以保护国家，比喻依靠同宗族的子弟为城垣，维护帝室的巩固。(3)假节钺：把象征天子权力的符节和斧钺借给某位大臣，以示天子全权授命，此大臣可代表天子行使权力。(4)录尚书事：主管尚书省的事务，表示国家最高行政事务的权力掌握在手。(5)并州：在今山西太原。(6)东平：县名，治所在今山东东平。(7)铄(xiān)巧：铄是锋利、锐利之义，铄巧意为精明巧妙。(8)面从后言：是说当面顺从，背后却说些不同的意见。(9)适莫：是说无可无不可，并不固执一点。(10)临贺：郡名，在今广西贺县。(11)零陵：在今湖南零陵。(12)交州：在今广东广州。(13)武昌：在今湖北鄂城。(14)庐陵：在今江西吉安。

邵陵厉公上⁽¹⁾

正始元年(庚申、240)

春，旱。

越嵩蛮夷数叛汉⁽²⁾，杀太守，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汉主以巴西张嶷为越嵩太守，嶷招慰新附，诛讨强猾，蛮夷畏服，郡界悉平，复还旧治。

冬，吴饥。

二 年(辛酉、241)

春，吴人将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于吴主曰：“今天弃曹氏，丧诛累见⁽³⁾，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乱侮亡，宜涤荆、扬之地，举强羸之数，使强者执戟，羸者转运。西命益州⁽⁴⁾，军于陇右，授诸葛瑾、朱然大众，直指襄阳，陆逊、朱桓别征寿春⁽⁵⁾，大驾入淮阳⁽⁶⁾，历青、徐。襄阳、寿春，困于受敌，长安以西，务御蜀军，许、洛之众，势必分离，犄角并进，民必内应。将帅对向，或失便宜，一军败绩，则三军离心；便当

秣马脂车，陵蹈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上策也。”吴主不能用。

夏，四月，吴全琮略淮南，决芍陂⁽⁷⁾，诸葛恪攻六安⁽⁸⁾，朱然围樊⁽⁹⁾，诸葛瑾攻柤中⁽¹⁰⁾。征东将军王凌、扬州刺史孙礼与全琮战于芍陂，琮败走。荆州刺史胡质以轻兵救樊，或曰：“贼盛，不可追。”质曰：“樊城卑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

五月，吴太子登卒。

吴兵犹在荆州，太傅懿曰：“祖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攻，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六月，太傅懿督诸军救樊；吴军闻之，夜遁，追至三州口⁽¹¹⁾，大获而还。

闰月，吴大将军诸葛瑾卒。瑾太子恪先已封侯⁽¹²⁾，吴主以恪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

汉大司马蒋琬以诸葛亮数出秦川⁽¹³⁾，道险、运粮难，卒无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¹⁴⁾，袭魏兴、上庸⁽¹⁵⁾。会旧疾连动，未时得行。汉人咸以为事有不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汉主遣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喻指。琬乃上言：“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犄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御制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¹⁶⁾，惟急是应，若东西有虞，赴之不难，请徙屯涪。”汉主从之。

朝廷欲广田畜谷于扬、豫之间，使尚书郎汝南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¹⁷⁾。艾以为：“昔太祖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¹⁸⁾。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出征，运兵过半，功费巨亿。陈、蔡之间⁽¹⁹⁾，

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²⁰⁾,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益开河渠以增溉灌,通漕运。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²¹⁾,六、七年间,可积二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岁,始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兴军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余而无水害。

管宁卒。宁名行高洁,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导人于善,人无不化服。及卒,天下知与不知,无不嗟叹。

【注释】

(1)邵陵厉公:即魏国的齐王曹芳,明帝去世后,他即位为帝,后被司马氏废黜,仍为齐王。晋代魏后,把他封为邵陵县公,死后谥号“厉”,故称邵陵厉公。这是站在晋的立场上标明这一称号。(2)越蒗:郡名,在今四川越西。(3)丧诛:表指魏文帝、明帝相继去世,诛指上天的诛罚。(4)益州:在今四川成都。(5)寿春:郡名,在今安徽寿县。(6)淮阳:指淮水以北地区。(7)芍陂:古代一处水利设施,在今安徽寿县南三十公里。(8)六安:在今安徽六安。(9)樊:县名,在今湖北樊城县。(10)沮(jū 居)中:地名,在今湖北南漳。(11)三州口:地名,在今湖北黄陂东。(12)太:疑“长”之误。(13)秦川:指关中地区。(14)汉、沔:汉水、沔水,从陕西南部流向湖北。(15)魏兴:在今陕西安康。上庸:县名,在今湖北竹山。(16)涪:县名,治所在今四川绵阳。(17)陈:陈县,在今河南淮阳。项:项县,在河南项城。(18)许都:在今河南许昌。(19)蔡:蔡县,在今河南上蔡。(20)井水:指汝水、颍水、渦水等河流,都向东流入淮河。(21)斛(hú):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

三年(壬戌、242)

春,正月,汉姜维率偏军自汉中还住涪。

吴主立其子和为太子,大赦。

三月,昌邑景侯满宠卒。秋,七月,乙

酉,以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

吴主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将兵三万击儋耳、珠崖⁽¹⁾。

八月,吴主封子霸为鲁王。霸,和母弟也,宠爱崇特,与和无殊。尚书仆射是仪领鲁王傅,上疏谏曰:“臣窃以为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藩辅,宣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且二宫宜有降杀,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书三、四上,吴主不听。

四年(癸亥、243)

春,正月,帝加元服。

吴诸葛恪袭六安,掩其人民而去。

夏,四月,立皇后甄氏,后,文昭皇后兄俨之孙也。

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汉蒋琬自汉中还住涪,疾益甚,以汉中太守王平为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督汉中。

十一月,汉主以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吴丞相顾雍卒。

吴诸葛恪远遣谍人观相径要,欲图寿春。太傅懿将兵入舒⁽²⁾,欲以攻恪,吴主徙恪屯于柴桑⁽³⁾。

步骘、朱然各上疏于吴主曰:“自蜀还者,咸言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持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吴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

征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王昶上言:“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⁴⁾,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

宗室曹叅上书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亲亲之道专用，则其渐也微弱；贤贤之道偏任，则其敝也劫夺。先圣知其然也，故博求亲疏而并用之，故能保其社稷，历纪长久。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道未备，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任。臣窃惟此，寝不安席，谨撰合所闻，论其成败曰：昔夏、商、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也。秦观周之敝，以为小弱见夺，于是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内无宗子以自毗辅，外无诸侯以为藩卫，譬犹芟刈股肱，独任胸腹，观者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岂不悖哉！故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合之众，五年之中，遂成帝业。何则？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理势然也。汉监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诸吕擅权，图危刘氏，而天下所以不倾动者，徒以诸侯强大，盘石胶固也。然高祖封建，地过古制，故贾谊以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从。至于孝景，猥用晁错之计，削黜诸侯，遂有七国之患。盖兆发高帝，衅钟文、景，由宽之过制，急之渐故也。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尾同于体，犹或不从，况乎非体之尾，其可掉哉！武帝从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以后，遂以陵夷，子孙微弱，衣食租税，不预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权，假周公之事而为田常之乱⁽⁵⁾，宗室诸侯，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独忠孝于惠、文之间而叛逆于哀、平之际也，徒权轻势弱，不能有定耳。赖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于已成，绍汉嗣于既绝，斯岂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监秦之失策，袭周之旧制，至于桓、灵，阉官用事，君孤立于上，臣弄权于下；由是天下鼎沸，奸宄并争，宗庙焚为灰烬，宫室变为榛藪。

太祖皇帝龙飞凤翔，扫除凶逆。大魏之

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⁶⁾；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堵前车之倾覆而不改于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閭闾，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制，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室之礼也。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众也。此言虽小，可以譬大。是以圣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变而无倾危之患矣。”叅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注释】

(1)儋耳：地名，在今海南儋县。珠崖：地名，在今海南琼山。(2)舒：县名，在今安徽庐江。(3)柴桑：县名，在今江西九江。(4)宛：县名，在今河南南阳。(5)假周公之事而为田常之乱：假借施行周公的制度，而实际上像田常篡夺齐国大权一样，干篡国的勾当。(6)二十有四年：指魏文帝在黄初元年受汉献帝之禅让，而正式称帝，到这时已二十四年。

五 年(甲子、244)

春，正月，吴主以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夏侯玄，大将军爽之姑子也。玄辟李胜为长史，胜及尚书邓懿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长安，发卒十余万人，与玄自骆口入汉中⁽¹⁾。

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²⁾，便为深祸，今宜先遣刘护军据兴势⁽³⁾，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⁴⁾，平帅

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亦至,此计之上也。”诸将皆疑,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遂帅所领据兴势,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

闰月,汉主遣大将军费祎督诸军救汉中,将行,光禄大夫来敏诣祎别,求共围棋;于是羽檄交至,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贼者也。”

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大将军爽兵距兴势不得进,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涪军及费祎兵继至。参军杨伟为爽陈形势,宜急还,不然,将败。邓飏、李胜与伟争于爽前。伟曰:“飏、胜将败国家事,可斩也。”爽不悦。

太傅懿与夏侯玄书曰:“《春秋》责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邀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惧,言于爽;五月,引军还。费祎进据三岭以截爽⁽⁵⁾,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死亡甚众,关中为之虚耗。

秋,八月,秦王询卒。

冬,十二月,安阳孝侯崔林卒。

是岁,汉大司马琬以病固让州职于大将军祎,汉主乃以祎为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书令,为祎之副。

时战国多事,公务烦猥;祎为尚书令,识悟过人,每省读文书,举目暂视,已究其意旨,其速数倍于人,终亦不忘。常以朝晡听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奕,每尽人之欢,事亦不废。及董允代祎,欲祎教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滞。允乃叹曰:“人才力相远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听事终日而犹有不暇焉。

【注释】

(1)骆口:在今陕西周至西南。(2)关:关城,地名,在今陕西西乡县西二十公里。(3)兴势:地

名,在今陕西洋县。(4)黄金:黄金谷,为重要关口,在今陕西洋县东南。(5)三岭:指沈岭、衙岭、分水岭,在骆谷口以南的终南山中。

六年(乙丑,245)

春,正月,以票骑将军赵俨为司空。

吴太子和与鲁王同宫,礼秩如一,群臣多以为言,吴主乃命分宫别僚;二子由是有隙。

卫将军全琮遣其子寄事鲁王,以书告丞相陆逊,逊报曰:“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搆。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碑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家门致祸矣。”琮既不答逊言,更以致隙。

鲁王曲意交结当时名士。偏将军朱绩以胆力称,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与结好;绩下地住立,辞而不当。绩,然之子也。

于是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举国中分。吴主闻之,假以精学,禁断宾客往来,督军使者羊道上疏曰:“闻明诏省夺二宫备卫,抑绝宾客,使四方礼敬不复得通,远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谓二宫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犹且补察,密加斟酌,不使远近得容异言。臣惧积疑成谤,久将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国不远,将谓二宫有不顺之愆,不审陛下何以解之!”

吴主长女鲁班适左护军全琮,少女小虎适骠骑将军朱据。全公主与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吴主欲立王夫人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数谮毁太子。吴主寝疾,遣太子祷于长沙桓王庙⁽¹⁾,太子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太子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觐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吴主由是发怒;夫人以忧死,太子宠益衰。

鲁王之党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共谮毁太子,吴主惑焉。陆逊上疏谏曰:“太子

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书三四上,辞情危切;又欲诣都,口陈嫡庶之义。吴主不悦。

太常顾谭,逊之甥也,亦上疏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等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全,覬觐之望绝。昔贾谊陈治安之计,论诸侯之势,以为势重虽亲,必有逆节之累,势轻虽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亲弟,不终脣国,失之于势重也;吴芮疏臣,传祚长沙,得之于势轻也。昔汉文帝使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义,陈人彘人戒⁽²⁾,帝既悦,夫人亦悟。今臣所陈,非有所偏,诚欲以安太子而使鲁王也。”由是鲁王与谭有隙。

芍陂之役,谭弟承及张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绪与之争功,譖承、休于吴主,吴主徙谭、承、休于交州,又追赐休死。

太子太傅吾粲请使鲁王出镇夏口⁽³⁾,出杨竺等不得令在京师,又数以消息语陆逊;鲁王与杨竺共譖之,吴主怒,收粲下狱,诛。数遣中使责问陆逊,逊愤恚而卒。其子抗为建武校尉,代领逊众,送葬东还,吴主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抗事事条答,吴主意乃稍解。

夏,六月,都乡穆侯赵俨卒。

秋,七月,吴将军马茂谋杀吴主及大臣以应魏,事泄,并党与皆伏诛。

八月,以太常高柔为司空。

汉甘太后殂。

吴主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⁴⁾,自小其至云阳西城⁽⁵⁾,通会市,作邸阁。

冬,十一月,汉大司马琬卒。

十二月,汉费祎至汉中,行围守⁽⁶⁾。

汉尚书令董允卒;以尚书吕乂为尚书令。

董允秉心公亮,献可替否,备尽忠益,汉主甚严惮之。宦人黄皓,便僻佞慧,汉主爱之。允上则正色规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

费祎以选曹郎汝南陈祗代允为侍中,祗矜厉有威容,多技艺,挟智数,故祎以为贤,越次而用之。祗与皓相表里,皓始预政,累迁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终以覆国。自陈祗有宠,而汉主追怨董允日深,谓为自轻,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润搆间故也。

【注释】

- (1)长沙桓王庙:这里指孙策的宗庙,在建业朱雀桥南。(2)人彘:汉高祖宠爱戚夫人,受到吕后的忌恨,高祖死后,吕后命人把戚夫人的手脚砍去,挖眼辉耳,吃哑药,丢进厕所,称为“人彘”,即“人猪”之意。(3)夏口:地名,在今湖北武汉。(4)句容:县名,在今江苏句容。(5)小其:地名,今地不详,当在句容县内。云阳:在今江苏丹阳。(6)围守:在各要塞内充实守军。

〔译文〕

魏纪六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 (戊午、公元 238 年)

春,正月,明皇帝召司马懿回长安,然后派他率兵四万余去征讨辽东。谋议的大臣有的以为四万人太多,恐怕劳役费用难以供应。明皇帝说:“三千六百里的远征,虽然说兵贵用奇,但是也应该靠强大兵力,不应该计较劳役和费用啊!”皇帝问司马懿:“公孙渊可能用什么计策来对抗你呢?”司马懿回答说:“公孙渊抛弃城池先行逃走,这是上计。据守辽东,抗拒我军,这是其次。坐守襄平,这会被我们俘获的。”皇帝问:“那么这三项,哪项会出现呢?”司马懿回答说:“只有精明聪睿的人,才能判断敌我形势,事先有所割弃,这不是公孙渊所能做到的。”接着司马懿又说:“现在孤军远征,不能持久,必先到达辽水,然后守襄平。”皇帝问:“去回共需要多少天?”司马懿回答说:“去一百天,攻击一百天,回来一百天,其中还要休息六十天,这样算来,差不多一年时间就够了。”

公孙渊听到魏国将要发兵,就再派遣使者,向吴称臣求救。吴国人想要杀掉使者,替张弥、许晏报仇,羊道说:“不可以杀掉使者,那样是逞匹夫的忿怒,而失掉霸王的策略呀!不如反而厚待他,并派遣奇兵潜往,然后胁迫他订立盟约。如果魏征伐不能胜利,而我军远远的开去,这恩施于远方夷狄,义风行于万里。如果双方交战,不能分

出胜负,他们的守军被隔离,那么我们可以和他的旁郡,捕获一部分人归还,也可以让他受到上天的惩罚,洗雪我国以前张弥、许晏被杀的仇恨了。”吴主孙权说:“这建议很好。”于是大肆整顿军队,并告诉公孙渊的使者说:“请稍等候,我会前往慰问,请先带封简单的信回去,告诉燕王,我一定会和他休戚与共的。”接着又说:“司马懿大军出击,我深为他感到忧虑啊!”

明皇帝问护军将军蒋济说:“孙权会救辽东吗?”蒋济答道:“吴国知道国家已经有完全的准备,得不到利益,派大量兵马赴辽东,也不是他们力量所能办到的,派少数兵去援助,那么倍加劳苦而不会有收益。孙权即使子弟受到危害,尚且不肯动兵,何况是援救异域的人?况且以往又曾受过公孙渊的侮辱呢!如今之所以对外声称去援救辽东,其实是骗使者的。他倒怀疑我国,如果我们攻打不顺利,他希望公孙渊能恭敬的去侍奉他。然而沓渚地方,距离公孙渊很远,如果大军相守,不速战速决,那么孙权规划轻快的攻击,或者会对敌人发生掩袭作用,那就难以预料了。”

明皇帝问吏部尚书卢毓说:“谁可以胜任司徒啊?”卢毓推荐隐居的处士管宁。皇帝不愿意用他,问其次是那一位,卢毓回答说:“敦厚笃实,品行最好的是太中大夫韩

暨，节操清高，耿直方正的是司隶校尉崔林，坚固贞正，出类拔萃的是太常林。”二月，癸卯日（十一日）任，用韩暨做司徒。

汉主刘禅立皇后张氏，是前后的妹妹。立王贵人的儿子刘璇为皇太子，刘瑶做安定王。

大司农河南孟光向秘书郎郤正打听太子读书的情况和品性及兴趣爱好等，郤正说：“他侍奉双亲非常虔诚恭敬，读书自早至晚不懈怠，有古代世子的风范，接待众位僚属，举止行动都出于仁恕。”孟光说：“如先生所说的，都是一般家庭孩子所应该有的行为呀！我现在是想知道太子权略智谋怎么样啊！”郤正说：“教导世子的道理，在于继承君父的志向，和颜悦色以尽亲人的欢乐，但是不可以随便施为，因为智谋是藏在胸怀，权略临时才发出，这样有和没有，哪里可以事先知道呢？”孟光知道郤正言语谨慎，所以选择适宜的说一说，不敢放言畅谈，于是说：“我好直言，无所回避。但是如今天下时局没安定，智慧应放在最前。但是智慧是自然生成的，不可以用力强迫的。太子读书，怎么可效法我们竭力博学，以等待询问，像博士作对策讲试以求官位呀？应当做最紧要的。”郤正深感孟光的话是对的。郤正是郤俭的孙子。

吴人铸造值一千的大钱。

夏，四月，庚子日（初九），南乡恭侯韩暨亡故。

庚戌日（二十九日），大赦天下。

六月，司马懿的军队到达辽东，公孙渊就派遣大将军卑衍、杨祚率步骑好几万驻扎在辽隧，在四周筑城挖壕沟二十余里。魏国的许多将领都主张立刻出击，司马懿说：“敌人之所以要采取守势，是想让我们的军队疲惫衰竭，现在就攻击，正好中他们的计策。而且敌人大部分都在这里，他的老巢必定是空虚的，如果我军直接攻击襄平，一定可以把敌人打败了。”于是多设旗帜，传言

说从他们的南面进军。卑衍等就带领精锐部队去拦截。司马懿率军渡过了河，从敌人的北面进军，直接前往襄平，卑衍等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非常恐惧，急忙率军连夜退回，各军进到首山，公孙渊又命令卑衍等迎战，司马懿向敌人猛攻，打败敌人，于是把襄平围困起来。

秋，七月，大雨一连下了一个月还未停，辽水暴涨，平地水深三尺，运粮船自辽河口直到襄平城下，魏兵都在水中，坐立不安，想要迁移到高地，司马懿下命令到军中：“谁敢说迁徙就要斩首。”都督令史张静违犯这个命令，于是立刻被斩首示众，这时军心才安定下来。敌人依靠着水涨，坚守城池。樵夫砍柴，牧童放牛马，逍遥自在。魏军各将都主张捉那些人，司马懿禁止他们那样做。司马陈圭说：“从前攻击上庸的时候，大军分八部同时前进，而且昼夜不息，所以能在十五天之内，攻下坚固的城池，把孟达斩首。如今大军远来，反而更安稳缓慢，愚笨的我感到很疑惑呀！”司马懿说：“孟达的守军人少，但是存粮却可吃上一年，我军的将士比他多四倍，但是粮食却不够一个月吃。想以仅有一个月粮食的军队，跟存有一年粮食的军队打仗，怎么能不快速呢！以四比一来作战，就是损失一半人能攻下那城，也应该去做，所以不计较伤亡，只为粮食的缘故呀！现在敌人兵力多，我军兵力少，敌人粮食少会挨饥饿，我军粮食多，将士可以吃得饱，雨水如此，用不上力，虽然应当逼进他们，但是又有什么作为呢？自从京师出发到这里，不怕敌人攻击，就是怕敌人逃走。现在敌人的粮快要吃完了，包围圈尚未紧密合拢，如果掠取他们的牛马，捕捉他们的樵柴，这是要逼他们逃走。兵法重视诡诈，能因事而改变计划。敌人凭兵力多，又依靠雨大，不肯束手就擒，应该向他们显示我们的无能来抚慰他。如果为取小利就惊动他们，这不是好的计策呀！”魏国

朝里听说大军在外被雨所困，众官吏都建议把军队撤回，明皇帝说：“司马懿可以临危应变，擒拿公孙渊指日可待了，不必撤军。”

雨过天晴，司马懿于是紧锣密鼓地开展围城计划，并且命令兵士堆土山，挖地道，制盾牌，建楼车，造云梯，装冲车，连夜攻城，箭石如急雨，射入城内。公孙渊无计可施，而且粮食已尽，人相残食，死伤众多，他的将领杨祚等也已投降魏军。八月，公孙渊派遣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求解围退兵，若如此就自缚前往称臣。司马懿命令把两人斩首，并且用檄文告诉公孙渊说：“从前楚国和郑国是同一地位的国家，楚庄王围攻郑国，战胜之后，郑伯肉袒牵羊迎接；我是天子派来的太尉，而王建等却要我解围退军，哪里算是礼仪呀！二人年老，或许传话有错，已经把他们杀死了，如果觉得意思还没说完，就改派年少明快而有决断的使者来！”公孙渊又派遣侍中卫演请求立刻送世子公孙修为质子，司马懿对卫演说：“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则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其余两项，就是投降和死了。你们不愿自缚来降，就是决定要死了，何必用质子呢！”壬午日（二十三日），襄平被攻下，公孙渊和儿子公孙修率几百骑兵突围，向东南逃走，大兵急往追击他们，在梁水上把公孙渊父子斩首。司马懿杀进城内，杀死他们的公卿和兵民七千多人，积尸封土于其上，筑成一座京观。于是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都被平定。

公孙渊将要反叛魏国的时候，将军纶直、贾范等曾苦苦规劝，公孙渊不但不听从，反而把他们二人杀死，司马懿认为二人忠直，就封纶直等的坟墓，还让他们的后代显贵，接着释放被公孙渊夺权后囚禁的叔父公孙恭。又下令中原人想要回故乡的，随大家的心意自己决定。于是班师还朝。

起初，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是替公孙

恭做质子住在洛阳，在公孙渊反叛之前，就常常提及公孙渊要叛变，想请国家赶快去讨伐他。等到公孙渊叛变，明皇帝不忍心把公孙晃推出斩首，想要让他死在狱中。廷尉高柔上奏章说：“臣私下听说公孙晃数次自己回来，陈述公孙渊反叛的现象已经萌芽，他虽然是我们敌人的同族，但是他的心却值得原谅啊！况且孔子曾经开导司马牛的忧虑，祁奚也明举叔向的过错而免其罪，这都是前人的美德呀！臣认为公孙晃如果真的先有告诫，应该免他一死。如果没有这回事，就应当公开斩首。现在进没有赦免他的性命，退又没有显扬他的罪过，只关在监牢中，让他自杀，那么四方观望的诸侯，就会有人怀疑这件事了。”明皇帝没有采纳这建议，竟然派遣使者持碎金属给公孙晃和他的妻子饮下自尽，然后赐给他们棺木、衣服，殓殓在住宅中。

九月，吴孙权因赤乌集于殿前，于是改年号为赤乌。

吴国步夫人去世。

起初，吴主孙权做讨虏将军的时候，在吴地娶吴郡徐氏。太子登出生于庶贱，吴主命徐氏做他的母亲，把他养大成人。徐氏生性好妒忌，所以不受宠爱。吴主西徙武昌的时候，徐氏留在吴地。这时临淮步夫人却在后宫被特别宠爱，吴主想要立步夫人为皇后，但是群臣却认为，应该是徐氏做皇后。吴主因此犹豫了十多年没有决定。后来步夫人去世了，群臣奏请追赠步夫人皇后印绶，徐氏被废黜，后来在吴地去世。

吴主孙权派中书郎吕壹主管诸官府及州郡的公文书。吕壹因此渐渐作威作福，而且常用文词诋毁别人，排斥陷害无辜的人，毁谤大臣揭大臣的短处，细微末节的事，也上奏君王。太子登几次向皇上直言谏诤，吴主连太子的谏言也不听，群臣当然都不敢说吕壹的不对啦！因此群臣对吕壹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吕壹诬告以前的江夏太守刁嘉，说他毁谤国政，吴主听后很气恼，就命令抓刁嘉到监狱里查问详情。当时被刁嘉连累的人都怕吕壹，于是都说听到过刁嘉毁谤国政。只有侍中北海是仪说没有听到过，于是被连连审问了好几天。诏书传下更要严厉追问，群臣都不敢替他说情。是仪说：“现在就是用刀砍我的头，用锯锯断我的脖子，我也要坚持正义，不能诬陷刁嘉，自取灭亡，做一个不忠的鬼魂！我所知道的都是有头有尾，决不错乱。”是仪都是照实回答，没一句偏差，吴主于是赦免是仪，同时把刁嘉也放出监狱，从而避免了一件冤案的发生。

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二人都担忧吕壹会使国家混乱，每次谈起吕壹的行为，常常泪流满面。吕壹上告丞相顾雍的过失，吴主非常恼怒，于是痛加责备顾雍。黄门侍郎谢肱交谈的时候从容问吕壹说：“顾雍先生的事情怎么样啊？”吕壹说：“不太好呀！”谢肱又问：“如果顾雍先生被免职，谁可以接替他的位置呢？”吕壹没有回答。谢肱说：“想不出谁比较合适，那么潘浚怎么样啊？”吕壹说：“先生讲的这人差不多。”谢肱说：“潘浚非常痛恨你的为人，只是没有机会告诉君王。如果今天接替顾雍先生的职务，恐怕明天就要撤换你了！”吕壹听到后非常恐惧，于是又在吴主面前排解顾雍的过失。潘浚请求朝见吴主，由武昌回到建业，想把所要说的话都说给吴王听，到了以后，听说太子孙登已经都建议过，吴主都不听太子的正言。潘浚于是拉拢百官，想借机会杀死吕壹，自己去顶罪，为的是替国家除祸害。吕壹暗地里听到这件事，假装有病，不敢上朝。

西陵督步骖上奏章说：“顾雍、陆逊、潘浚三个大臣，都是赤胆忠心的人。他们寝食不安，一心为着安国利民，制定长久的计划，可算是国家的心腹股肱大臣了。君王应直接把重大的事情托付给他们，不可以用

其他官员来监视他们，常在他们后面实施考核。这三位大臣，只是有些细节考虑不到罢了，那里敢欺骗和辜负君王呢！”

左将军朱据的部下，应该接受三万串钱，工人王遂用欺诈方法把那钱弄走了。吕壹怀疑是朱据拿走的，于是向管钱的人查问，找不出原因，就把管钱的人打死了。朱据悲哀这个无辜而死的人，就买一个棺木把这人厚葬了。吕壹上表说朱据的部下帮朱据隐瞒真情，所以朱据才好好把他的部下埋葬。吴主几次责问朱据，朱据都无法讲明白，只好睡到草垫上等着受处罚了。过了几天，典军吏刘助发现了，说是王遂私下取走了那钱。吴主孙权才大为感动地说：“朱据都被冤枉了，何况其他的官民呢？”于是把吕壹定罪，赐给刘助百万钱财。

丞相顾雍到廷尉那里审判犯人，吕壹以囚犯的身分出现。顾雍和颜悦色的问他的状辞，临走时，又问吕壹：“先生的意思如何，还有什么话说吗？”吕壹只叩头没有话说。当时尚书郎怀叙，当着吕壹的面辱骂，顾雍就责怪怀叙说：“国家有正当法律，何必这样无礼呢！”执事奏上去说吕壹应判死刑，有的说应该把他分解焚烧，以声明他是位元凶，吴主去询问中书令会稽闾泽，闾泽说：“盛明的时代，国家不应该用这重大的刑罚。”吴主采纳了闾泽的意见。

吕壹因罪被杀以后，吴主派中书郎袁礼向各位大将告谢，并问国家大事应该如何改进。袁礼回来后，吴主又下诏书责备诸葛瑾、步骖、朱然、吕岱等说：“袁礼回来报告说：‘曾经和诸葛瑾、步骖、朱然、吕岱等见过面，并针对现时事务的缓急先后向他们征求意见，大家都拿自己不管理民事作为借口，不愿陈述意见，把责任全推到陆逊、潘浚身上。等到陆逊、潘浚见到袁礼的时候，都互相流泪恳诉，言谈间也非常痛苦，有些害怕不自安的心理。’我听到这些话，内心内疚极了，深深觉得都怪自己呀！